

雙紅堂評論金雲翹傳卷之三

聖歎外音

# 卷三

第一回

無情有情路吊淡仙  
有緣無緣空遇金重

情之一字乃此書之大經苦之一字乃此書之大緯然情必待

境而生苦必待遇而出開卷豈能便見而此書無端突借出一

淡仙將翠翹終身情苦之境托出八

也老妙在同一情而細視之則各別金重遠遠而

其急到暮即請見見面即相思總相思即發誓妻

書名 貴華堂評論金雲翹傳二十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9

編號 D8652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2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貴華堂評論金雲翹傳二十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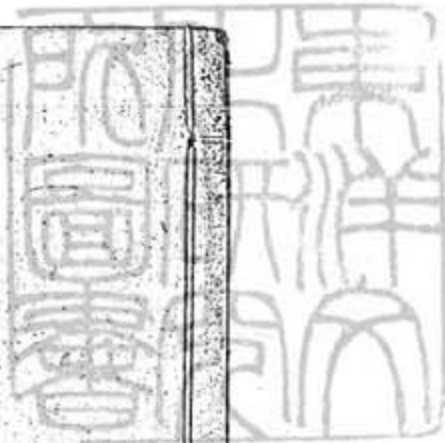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有心才大







金雲翹

四卷五册

三

双紅堂  
小說  
69(3)

真華堂評論並雲魁傳卷之三

聖歎外書

第十三回

有心才人編次

別心苦何忍分離

醋意深全不說破

恩愛夫妻忽爾離別。自難割舍。若啼哭。過于慘傷。亦非吉兆。東生之別。翠翹不過暫歸耳。少則半年。多則一載。何至血泪交流。肝腸寸斷。有如永訣者。故一去而遂至于死別。生離也。宦小姐雖妒得深刻。然而不言者。亦冷眼看東生之說。與不說。瞞與不瞞。若是說而不瞞。雖娶妾分寵。分愛。而夫妻之情尚在。東

卷之三 第十三回



科 2006 ~3





生乃竟瞞而不說。則知愛妾而不知有妻。寵與愛俱去矣。安得不恨。既恨而安得不下毒手。毒手翠翹。所以毒東生也。東生若依翠翹之言。到家即講明請罪。宦小姐雖妒。決不至此。奈何不受翠翹之教。而藏頭露尾。以釀翠翹之禍。且東生與宦小姐夫妻也。伉儷多年。而竟不知宦小姐為何人。甚矣其庸也。

話說東正見知府判斷馬翹與東生永為夫婦。到此田地。無可奈何。只得依着知府分付。瞞得隱密。不令家中人知。次日東生同翠翹來拜見父親。東正道。媳婦。不是為公的不能容你。恐家裡媳婦容不得你。翠翹道。我盡我做小之道。聽他道來。我只順受。就是東

正道你言也。且你又不回無錫去。他新屋裏。新娶。可憐。你懼。翹拜謝。

來見了。惹氣生端。上下瞞得水泄不通。孰知竟有人知覺。把這生行徑傳在宦小姐耳中。宦小姐笑道。正要他瞞我。若他明對我說。娶了一妾。我到要体贴丈夫。志氣惜自己體面。他既瞞我。我便將計就計。弄得他啞口無言。看他可能出我之範圍麼。忽有家奴討好報道。相公外面討了一房家小。宦小姐不待說完。大罵道。這奴才該死。相公取小。豈有不對我說之理。此必相公打你。你到我面前。生非下火。離間我夫婦。着真可惱。罰這奴才。自掌三十下嘴。已掌了。猶恨道。這奴才。如此尾大不掉。下別人火也罷了。怎麼連家主公也下起火來。如再有人亂言者。拔去四個門牙。眾家人



見了。誰敢再來開口。忽一日有奶娘李媽、對小姐道。取妾之說。只怕有的。官小姐道。我信得東生過。他若取妾。決不瞞我。奶娘止言得之何人之口。奶娘道。是東舅自臨淄回來說的小姐道。造言生端。原來是這奴才。當日他打碎了玉鍾。是相公所愛之物。着寔打他幾頓。他懷恨在心。今乃造出此言。激我為不賢婦。毀家主公為薄倖人。情寔可恨。叫東能去叫東舅進來。東舅到。小姐分付眾人道。毀謗家主公的奴才。替我拔去了他。四个門牙。衆家人聽了。拿斧子。鈿鉗。縛手縛脚。一齊動手。東舅大叫一聲昏死地下。移時方醒。而四圍已拔落矣。自此以後再無一人敢言娶妾之事。過

了。呼聲。經生。無端。大喜。鞦韆。推。便。來。探。信。餘。無。着。此。風。聲。去。探訪。大娘徑不知道。你說瞞得好麼。翠翹道。人行草動。鳥飛毛落。臨淄如此。經動官府。難道家中竟及一些風聲。毋乃有詐乎。東生道。知所料亦是。但他來往音信。並無一字像知道的。難道這也不是。憑翠翹道。事雖如此。我終有疑。即居臨淄已久。乘大娘風聲未覺。回家去探望一番。若有甚說。也好調停。若無甚說。也去安頓。君言大娘寡言。咲大喜大怒。不形于色。這等人机深慮遠。我甚怕他。郎君忠厚。沉潛恐非智多星對手也。東生道。正是。他與我恩愛最投。自結褵以來。並無半言拂逆。然吾寔畏之如虎。以其舉止莊嚴。行事不苟。如見神明。不敢放肆耳。久欲回去。以觀其知否。因御初



娶不忍遠別耳。翠翹道：他安我方得安。安渠正。所以安我。不乘此時未發之初，自去調停。一朝事露，如何是好？妾已嫁君，自是君人。但願一家和合，上下安平，則此後日正長也。東生道：如此，則我放心去矣。忽其父乃東生，東生隨人去見其父。父道：王氏已是你妻，自然地久天長。但你出門已久，也該回家安頓。大娘子的心，免使旁人議論你貪戀這邊，觸了那邊。惹他爹娘帶累老子。駁備東生道：他也勸我回家去看一看。爹，又是這般說明日兒就南回便了。其父大喜，收拾盤纏，打發東生起身。東生回見翠翹，道及父親之意，翠翹聽了，當夜整酒，與東生送行。道郎君此行，須要善於安

意明年此日，妾望郎歸。東生道：我回去多則半年，少則三月，必然

年三月，即要出來。大娘豈不動疑？一疑則事端起矣。君雖惡妾，非一載斷，不可來。東生悲咽道：無限風波，方才寧淨。有限姻緣，遠爾遠別。即鉄石人，肝腸亦寸寸斷也。翠翹亦洒泪道：妾豈不欲與君久聚，但時窮勢急，再不容緩。故忍心催君登程。而方寸中，寔痛殺碎矣。乃相對而泣。東生道：卿長于詩詞，今日遠別，何不各賦一律，以紀今日之事。翠翹道：郎請先吟。東生停杯，就做一首詩曰：

含情傷遠別，樽酒暫留連。  
故國今將返，他鄉日漸離。  
帆張河上路，馬關渡頭烟。  
兩地思千里，深愁望眼穿。

翠翹看了道：情悲意遠，不減江淹別賦。妾括吟夕何如十首，以廣之。



其一 今夕是何夕。郎君賦遠遊。妾在家中頻。記日問君。何日再回頭。  
 其二 今夕是何夕。情傷惜別難。一曲驪歌兩行泪。送君明日出陽關。  
 其三 今夕是何夕。傷別不成歡。無端鐵馬風翻驟。驚散離魂就枕難。  
 其四 今夕是何夕。明朝各一天。瞻望復關何處是。愛而不見涕漣漣。  
 其五 今夕是何夕。月圓人且離。兩地江山萬餘里。不知何日是歸期。  
 其六 今夕是何夕。相對難為言。忽聞天半孤鴻唳。似訴離情話未安。  
 其七 今夕是何夕。醉飲不忘悲。人道離愁須是酒。酒入儂腸愁更催。  
 其八 今夕是何夕。怕見月光上。月圓月缺止十五。郎去郎來不可量。  
 其九 今夕是何夕。強咲媚良人。怕郎憔悴因儂病。惜郎勞苦慰郎心。  
 其十 今夕是何夕。生離共死別。死別能期會。死生離地唯帝血。  
 東生看詩。謂悲傷不覺。涕淚盈襟。欲共聲琴。竟氣咽不能言。

夫之道郎母作兒女之態。觀之謂郎無丈夫氣。登程切忌悲哀。願郎節情節傷。豈不聞丈夫雖有泪。不洒別離間乎。東生道。余非不知。但情傷至此。兒女情長。英雄之氣自減耳。今吾與卿。乃才人淑媛之輩。情之所鍾。正在我輩。雖質乏父母國人。庸何傷乎。翠翹道。郎言及此。愛妾深矣。豈妾反忍割愛。但明日遠行。風霜道路。以過傷之。休冒之。非所以為自珍重也。滿斟一杯。遞與東生道。願郎滿飲此觴。妾吟詩一首。以壯行色。東生接過酒來。道。喉中哽咽。莫飲不去。翠翹道。別酒須當強吞。以解悲况。乃吟古詩一絕云。

千里不為遠。十年歸未遲。同在乾坤內。何須怨別離。



翠翹吟畢。東生道。此詩那里解得我愁煩。徒增我抑鬱耳。我今欲  
睡也。翠翹道。只恐春色惱人眠不得耳。東生道。此春宵一刻值千  
金時也。何得虛度。翠翹道。如此。妾豈被鋪床君好安寢矣。東生道。  
今宵共宿芙蓉帳。明日淒其可奈何。翠翹道。流水未乾。容未老。他  
年依舊架銀河。兩人遂登床。正是穠桃艷李之時。恩愛情深。難丟  
難舍。尤雲殢雨。不禁情之溢洋也。直至五更方罷。天明東生起來。  
梳洗未完。征車已迭催矣。此時再不能留戀。只說保重二字。含泪  
而行。翠翹欲送至門前。忽東生正同合店親友俱來。送東生起身。翠  
翹遂不能遠送。惟立屏後。洒泪而已。東生將行李發完。進來對翠  
翹道。我去。當耐煩。深一揖。泪流滿臉。翠翹不能答一字。流泪  
了。黃河。馬船徑往無錫。只五六日渡江。已到家矣。東生恐怕宦小  
姐有此風聲在耳朵里。不覺有此志志。但已到家。不得不進去了。  
頭見了。忙報小姐。小姐連忙出迎。道。相公回來了。東生道。又別久  
別。小姐道。店中俱好麼。公。康復不。東生道。爹。精神倍常。店中  
生意茂盛。岳父岳母安麼。小姐道。好的。他說要討个得用的丫頭。  
來伏侍我。不知幾時方討得中意的。送來哩。遂分付厨下整酒。與  
相公洗塵。那些家人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此夜盡歡而散。正是新  
取不如遠歸。其恩愛自不消說。東生起初還怕他曉得。打點些話  
回復他。那曉得宦小姐一言不犯。東生不好提破。村道他既不曉



得正好瞞他。又想道：「翠翹叫我到家，即便講明。此言亦是遲一日，便不好說了。」又想道：「今日我初回，正在歡天喜地，忽然說起這樁事情，萬一他變了臉，鬧起來，成何体面。今且睡了，明日打聽手下人內中若有此知覺，再講未遲。」遂含忍不言，看官你道後來許多事，都因少了這一說，所以天下事到該講的時候，就要講，失時不講，便錯過了。後日想着要講，輪不到你了。東生次日上一訪，並沒一些風聲。一老僕道：「半年前飛傳此事，小主母不信，東翁自臨，滿回真情，盡吐。小主母知道大怒道：『奴僕離間家主，情理難容，拔去了四個門牙。』以後再無一人敢提起。小主母談笑自若，却像個不知道的。相公當時就該以書信相通，怎麼不提起。于今年探日，不知公若說，又是詞氣惱了東生道：『他既不知，則索賄到底罷。』」

老僕道：「于今議論也定了。那个敢開此口。况相去幾千里，要瞞也儘好瞞得。東生遂決了主意，徑不提起了。過了兩日，去探望丈人文母。文人往京中去了。丈母接着，十分歡喜，備酒款待，諒些閒話，並無一言干犯取妾之事。東生拜別回家，暗喜道：「此事真做得機密。兩家徑若不聞。」一夕，小姐對東生道：「妾非有見解，幾為匪人離間矣。前東翁自臨，備回，想是見相公接妓女陪酒歸家，遂流言相公取妾。我道取妾又非犯法事，相公自然與我得知。夫婦之間，向來相信的，何獨做此藏身露尾事。是我叫人拔去了他四個門牙。其說方止。後我細問他，然后報道，是見相公請客接妓女，要于你



道這奴才可恨麼。東生面紅。踉蹌不安。勉強道。因請遠客。接妓有之。取妾豈有不與聞于賢妻之理。小姐道。此事我自能諒之。相公何用不安。東生被他這一棒打住。再不好認。這個犯頭。夫婦二人。感愛甚篤。只是東生丟翠翹不下。將光易過。日月如梭。看。又是。一年。東生對宦小姐道。別了父親。一車欲去。探望回來。就好與母親做大祥。起服進考了。小姐道。郎君不苦妾正。要催郎起身。公。年。身。孤。客。在。外。相。公。又。在。了。艱。正。好。代。親。之。勞。管。理。店。中。生。意。未。知。要。何。日。起。身。東。生。道。后。日。吉。期。就。欲。起。身。宦。小。姐。就。分。付。僕。從。討。船。后。日。相。公。要。北。遊。到。了。明。日。東。生。去。拜。別。丈。母。回。來。小。姐。整。酒。話。別。暢。飲。而。罷。第。三。日。別。小。姐。盛。辦。辭。饋。而。去。小。姐。笑。了。東。生。取。他。的。氣。又。恐。就。如。婦。惡。名。傷。夫。婦。和。氣。所。以。佯。為。不。知。耳。他。今。日。去。了。我。欲。定。一。策。拿。來。做。了。了。頭。六。說。是。爹。討。與。我。的。叫。東。生。回。來。一。堂。聚。首。他。認。又。認。不。得。說。又。說。不。出。在。我。拔。去。眼。中。釘。而。無。女。平。章。之。名。在。彼。受。飢。寒。悲。冒。之。患。而。甘。為。妾。婦。之。羞。乃。遂。此。衷。其。母。道。東。生。不。出。門。還。好。用。話。今。彼。已。去。如。何。做。得。小。姐。送。道。兒。籌。之。熟。矣。臨。滿。乃。海。岱。之。邦。若。沿。海。而。去。不。用。十。日。可。往。返。矣。東。生。未。到。半。途。吾。事。已。濟。吾。家。宦。為。宦。犬。乃。海。上。居。民。深。明。海。道。吾。授。以。計。必。然。可。擒。未。知。宦。小。姐。如。何。行。計。再。看。下。回。分。辨。

第十四回



宦鷹夫移花接木

王美人百折千磨

英雄遭難。往以喪身。何況翠翹一女子。被豪奴劫盜而來。其受慘禍。又何足為奇。獨是嚴之大臣。為國憂民。尚恐一物之不得其所。乃約其女于家。而指揮豪奴。幹此不公不法之事。此何心哉。不知而為之。不能齊家。焉能治國。知而故縱。尤為不可。嗟乎。大都勢位釀成。而不覺不察也。由是觀之。則天下之冤屈無伸。痛苦莫訴者。不獨一翠翹也。豈不令人浩歎哉。歎則歎矣。莫不為翠翹歎。而為世道人心歎。

做生意聞得宦家勢焰。投身為奴。宦吏部見他作事能幹。勇猛。人每人配了一個妻子。二人感家主厚待。傾心報主。凡事上前出力。此日宦小姐叫他商議這事。二人拜別小姐。分付這些小事。何難之有。小的從太倉落海。不消五日。就到滄州。只要探聽所在的。寔擄他小船航海而來。半月間。可獻尊前矣。小姐大喜。取一百兩銀子。付鷹夫二人使用。二人領計而去。且說翠翹自束生去后。甚是憂慮。他家炒鬧。見回信來。道家中徑不知風心中。甚疑想這事。這等施為。何無一人傳言。其中必有緣故。後來連幾封書到。都是一樣。也便放心了。但思念束生。遂題自君之出矣六絕。

自君之出矣

日日望青鸞

青鸞望不至

徒見白雲端



自君之出矣 不敢上高樓 樓外有楊柳 絲、會惹愁。

自君之出矣 不言亦不哭 言則無知音 哭恐驚郎寤

自君之出矣 張燈頻顧影 顧影自徘徊 消瘦可憐憫

自君之出矣 厭月照空床 薄衾不成寐 孤枕怕嚴霜

自君之出矣 無日不南思 思君君不至 泪滴滿羅裾

題畢又想東生不至。是夜到后園中燒夜香。口占衷情以祝天云

撒天相思思更深。終日自沉吟。別來幾月幾驚心。會合在何晨

低、告拜天庭望玉成。催我郎君急。早回程。重整姻盟

祝罷正欲回身。只見花陰下突出十數个壯士。武甚獠獍。走近前

將翠翹綁起。推着就走。翠翹疑為賊。因說道。物任自取。乞饒金

那些壯士不答。兜嘴一把毒藥。遂如痴人。不能說話。推入中堂。收

拾些金銀財寶。將翠翹帶上一頂帽。披上一件青布衣。扶上馬。開

了大門。就走。一邊放火。把房屋燒得通天赤地。東家眾人併鄰里

俱來救火。那些壯士。乘空去了。走出兩個了頭慌、張、道。娘到

后園燒夜香。我們在中堂煽茶。忽見十數个人。把娘推入中堂。滿

房一搜。四下火起。這些人一齊出門。却不曾見娘。只見一穿青衣

的。坐在馬上而去。娘不知躲在那里。眾人驚道。如比是火神了。東

正哭道。如此這媳婦。必是燒殺在火裡了。即令小吏冒火去尋果

有一燒不化的屍首在那里。灼束正一發認真哭道。可憐可憐不

道。這媳婦是恁般樣。結果索性把他燒過了。省得不了不割。一發



看了可憐遂加上些柴燒个干净。次日買了棺木。收了骨頭立一  
靈位。供祀在偏廳內。上寫亡側媳王氏神位。隔了十餘日。東生到  
聞得這凶信。忙走到神位前。大哭道。翠翹妻。你那裡去了。我與你  
別時約定。此際歸期。我今來了。怎不見你。好叫我哭斷肝腸。剜碎  
臟腑。咳是我來遲。若早十日。也得與你重聚一番。就是今日死了  
也還少慰我心。妻你向只道大娘嫉如容。你不得以此為憂。那知  
大娘到不曾有甚話說。誰想災感星君。與你為仇。妻你死得好苦。  
真。痛殺我也。哭罷暈死在地。父親忙抱住道。兒不是。你負他。是  
他不曾帶得祿命來。你當自家保重。大叫救聲。東生方醒。眾人再  
四苦勸。方畧進些湯水。過了數日。想起又哀傷痛切。聞得此地有

請符去許。又道士道。此婦魔頭深重。未能即死。今落在氣。難中  
一年後當得相見。但姻緣不能再續耳。東生道。他已死矣。寧有這  
魂之日。道士道。居士不必疑。一年後自當會面。但相逢不能一言。  
方見我言不謬。東生半信半疑。謝了道士。自此日夜悽慘。按下不  
提。却說那些壯士。是宦鷹官大一夥。這死屍是海灘上。無主骸骨。  
將來充作活人。綁在馬上。只等開門。便送入中堂。把死人衣服。換  
與翠翹。扮作男子。免人之疑。先着几个。跳入後園內。躲藏。禪應外  
合成了此計。將那死屍。用松油。煎一灌。透見火就着。一着即不可  
救。一死屍。換生人。免那地方追究。東家緝獲。搶了翠翹。一夜走了。



一百五十里。天明扶上海船。翠翹中了毒藥。睜着雙眼。不能言語。心中也不認明白。那人曉得翠翹性烈。不替他用解藥。隨他昏沉沉。開船。次日。已至太倉。換了船。在到無錫。宦府中。宦夫人着人去接小姐。問這妮子弄來了。要怎麼施行。小姐道。這事情要仗母親的威福。把他救醒。只說是人賣在府中。爲了頭。看他有甚言語。便打他个下馬威。弄得他就依了。再轉送來伏侍我。自然會擺佈。夫人道。曉得。小姐辭回。即用解藥替翠翹解了。心下頃然明白。如夢方覺道。我怎在這鬼。這是甚麼所在。一老媽道。你是賣在我府裡。爲奴。翠翹啞口無言。細看這人家。潭潭。宰府不似个將就人家。討道。俄。俄。非做。非做。明。明。在。在。花。花。個。個。事。事。做。做。這。這。物。屋。舍。都。改。變。了。多。管。是。夢。也。抑。是。醒。耶。正。狐。疑。不。決。忽。一。丫。頭。來。對。翠。翹。道。新。來。的。姐。姐。夫。人。坐。在。中。堂。要。問。你。快。些。去。叩。見。翠。翹。無。奈。只。得。跟。那。丫。頭。走。到。一。座。大。廳。偏。上。是。天。官。家。堂。四。字。中。堂。坐。一。夫。人。年。約。五。十。餘。歲。兩。旁。列。着。丫。鬟。三。四。十。人。翠。翹。見。了。不。知。好。歹。只。得。上。前。相。見。遂。走。上。堂。來。夫。人。見。翠。翹。風。流。齊。整。暗。想。道。這。等。美。貌。怪。不。得。女。婿。愛。他。今。日。若。不。把。他。个。下。馬。威。怎。麼。磨。滅。他。的。性。子。兩。旁。丫。頭。大。呼。道。新。來。丫。頭。怎。不。磕。夫。人。頭。想。是。要。打。翠。翹。着。了。一。驚。就。跪。下。磕。頭。宦。夫。人。問。道。你。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誰。爲。甚。麼。丈。夫。賣。你。到。此。翠。翹。聽。了。這。話。不。知。從。那。里。說。起。



只得含泪禀道。夫人在上。待妾訴稟。妾家住臨淄。乃良人之婦。偶  
在后園燒夜香。被人搶擄至此。夫人道。你是幾時離的。翠翹道。妾  
那夜燒香。是三月初五。夫人大怒道。這丫頭胡說。臨淄離此二  
千餘里。大約一月路程。方到。今日才是二十。怎麼半個月就到。我  
看你言語支離。行藏古怪。不是背夫逃走。被人賺賣于此。定是做  
甚不端事。丈夫遠賣他方。從冥招來。鬼我拷打。翠翹哭道。妾寔是  
臨淄良人之婦。被強人劫擄至此。初時心下還是明白。不知強人  
將甚物在妾口中一抹。便如醉如痴。昏沉沉。直到今日。方才明  
白。夫人道。這丫頭真是可惡。怎不直言明訴。反把這鬼話來說。若  
不。打你。怎肯寔認。叫丫頭把他採下去打。兩邊丫頭應了一聲。把  
行杖一個。跪下。記數。劈空一板。打將下去。翠翹叫啊。啣一聲。聲  
絕似火燒。魂魄已不在了。那無情竹板。下下打在一處。不須三五  
板。皮破血流。可憐如花似玉的佳人。怎受得恁般摧殘。叫屈連天。  
打到二十氣已絕了。丫頭稟道。新丫頭死了。夫人道。挺起來。用水  
噴醒。丫頭齊應一聲。把翠翹頭髮。掀起。從背後。挺住。一人拿水。照  
臉一噴。瞬息之間。漸。甦醒。道。痛殺我也。又移時。方神定。哭道。夫  
人。饒命。夫人道。你若要我饒你。須把油腔去盡。我另。一樣。看待你。  
你若仍前。妝喬。我必要活。打死。即填老坑。出來道。這妮子。就  
撥在你名下。教他刺綉。你可領去。燒。上。上前。對翠翹道。你謝了夫



人同到我那里去將息。翠翹聽了想道：死在這裡，一錢不值錢了。且同姥去，看是甚所在。我生不能復甦，死當為厲鬼以報之。爬向前磕頭稱謝。夫人道：今後要守規矩，少犯定行重責。言罷起身，退入諸婢皆散。姥就扶翠翹轉到他的住所，叫直鍋的煖酒，沖上些砂糖，與翠翹吃。翠翹道：我惡心吃不下。姥道：此血攻心，你若不吃下血的酒，必要死。若在這病中死了，比死一螻蟻一般。我看你相貌非常，自有出頭日子。不知前生作甚冤孽，該到此處受這磨難。你且安心調養身子。這段緣由，少不得有個清白時節。翠翹聽了這話有理，便勉強吃下酒去，足足睡了兩個月。棒打方愈，起來換了青衣，與那些綉女成行作隊。逢五逢十，夫人來查一小小姐道：這是幾時來的？夫人道：來有五個月了。你爹討來，伏侍你的，恐不中用。我先留在府中教訓一番，然後送來與你。如今儘可用了。小姐道：多謝母親夫人分付。道：花奴你去伏侍小姐，須要如我這里一樣。姑爺處切不可做沒廉恥事。若有些風聲，我帶回來，便活活打死。次日，小姐回花奴拜辭。夫人又去辭別姥。姥下泪下捨不得。翠翹低聲分付道：性命要緊，遇着熟人，切記不可廝認。在心在心。翠翹道：頭不着道，承教時刻不忘。洒泪而別。即隨小姐回參，免不得與那些丫頭使文趨踴。小姐問道：花奴曉得甚雜技麼？翠翹忿怨無聊，正欲借樂音寄恨。道：稟道：奴婢曉得湖



琴小姐取胡琴來付與翠翹。翠翹情傷命薄，調音指法，更是樓  
婉小姐聽了大喜道：你既擅此技，今后只隨我佐飲消閒，不必入  
那些丫頭隊中。翠翹道：多謝小姐抬舉，終日隨着他彈絃歌曲，得  
以發其不平之氣，過了半年，忽報相公回，小姐出迎，兩人叙了寒  
溫，眾使女僮僕俱來磕頭。時翠翹在房裡替小姐叔整妝奩，小姐  
叫花奴出來，翠翹聞喚，放了梳籠，走到廳上偷眼一觀，驚道：呀，東  
生怎到在這裡？忽小姐叫道：花奴快來磕姑爺頭，正是在他膝下  
下，怎敢不低頭？未知翠翹當時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活地獄忍氣吞聲

假慈悲罵經了廟

東生前之瞞而不說是痴心，望其不知也。今人賊已現獲，于此  
知乎不知乎？猶假眼瞎不認我是賊，尚假老成，冀其信我不是  
賊，何一愚至此哉！夫妻以心托心者，也。乃明子你知我知，他知  
竟不承當，只作陌路人，一味鬼渾，可恨乎？不可恨乎？猶幸官小  
姐念夫妻体面，不十分作惡，但命翠翹跪拜，但命翠翹歌彈，以  
觀東生之動靜，使宦小姐按納不定。一時羅刹其心，翠翹不凌  
辱以死乎？翠翹凌辱死而東生猶坐視，欲全其說，以為無法而  
不救，心何忍也！託娶翠翹時，曾有言，后若變心，天不蓋地，不蓋  
以死自誓。若果情種見翠翹之受辱，必念前盟，抱頭大哭，與之



同死也。奈何遮遮掩掩。惟偷垂泪耳。如此之人。不過有幾文錢。為翠翹還身價耳。豈是敢作敢為之豪傑。翠翹已久知其不能結局矣。雖然翠翹不幸之幸。又賴東生此一段縛手縛脚畏懼之情。被宦小姐看破。以為妻綱尚在。而妾寵不敢少侵。故假借寫經。從輕發落。又詐失開籠。任其自遁。以拔去眼中之釘。復全夫妻之好。當收則收。當放則放。寫宦小姐作用。煞是奇筆。若東生者。使之啼則啼。使之哭則哭。使之喜則喜。使之悲則悲。全然不知啼哭悲喜。從何來。又從何去。此東生所以稱生員也。不當以翠翹為妾。亦不當以宦小姐為妻。以鈍筆寫出妙。

話說翠翹認得是東生。正欲上前。所認聽得小姐恁的稱呼。想是燒之。臨別分付言語。忙收住了口。道我怎麼得。

這里原來是如婦的計策。我且忍氣上前。又作道理。含住眼淚。走道前。朝着東生道。姑命磕頭。東生問宦氏道。這女子從那里來的。小姐道。爹。在北京討來。伏侍我的。這丫頭到也能幹。能新聲善。胡琴。東生聞此二語。打動了。想起翠翹死了的念頭。不覺心酸。忍不住眼淚道。叫甚麼名字。小姐道。叫做花奴。東生道。花奴你起來。翠翹應了一聲。起來。立在小姐身邊。東生一眼看去。驚得魂飛天外。認散九霄。目瞪口呆。這花奴兀的不是翠翹。暗叫苦道。罷了。中了這如婦計了。他當時不認我取妾。正是此意。今日叫我如何招架。如何解救。可不苦殺翹娘。這是我害他了。忍不住泪流滿臉。小



姐道。相公因甚下泪。東生道。起服在週。念及母親。不覺泪下。小姐  
 道。相公若為婆。泪下可謂孝矣。翠翹見東生如此牽情。那泪眼  
 兒。那里禁得。恐怕小姐看破。即推故走進去了。小姐心知二人情  
 况不堪。暗喜道。這番奈何他得。有起強似殺這淫婦一刀。待我再  
 處置他。分付整酒與相公洗塵。東生道。這中勞頓。不堪任酒。則索  
 罷休。小姐道。妾願相公強飲一杯。以慰久渴。勿阻妾之敬意。東生  
 無奈。只得應承。湏臾酒至。二人坐下。小姐叫花奴來斟酒。翠翹至。  
 小姐道。姑爺今日初回。我要你多勸姑爺吃几杯。翠翹執壺斟酒。  
 東生如坐針毡。幾遍欲掀桌。面抱着翠翹。嘆天痛哭。那禁小姐  
 緝言蜜語。頻斟苦勸。東生堅辭不飲。小姐對翠翹道。你若不能勸  
 如命。低頭奉酒。跪在東生前。東生手足無措。勉強飲盡。小姐道。花奴  
 你善胡琴。可彈一曲。再勸姑爺飲。翠翹不敢違命。取胡琴。將壺斟  
 酒。在東生小姐面前。道姑爺小姐請酒。花奴奏胡琴。倚觴。小姐道。  
 只揀上好中聽的彈上來。若彈得不好。却是要打。東生聽了。心如  
 刀割。泪從肚落。翠翹整頓胡琴。和平酌律。想東生昔是同床侶。今  
 為席上客。相看而不敢相認。感慨興亡。成悲今日。遂彈其詞曰。  
 識認身薄命。落娼家。嫁得良人。是富華。綺羅隊里。笙歌迭。翡翠管  
 能一言。揮奢。迤邐如兩。隨風泊。又向侯門。寄浪槎。咲啼不敢。如無  
 之氣矣。翠翹人只問他。聞道主翁千里返。相逢却是舊儂家。一為



姐道相公因甚下泪。束生道起服在酒。念及母親。不覺泪下。小姐道相公若為妾。泪下可謂孝矣。翠翹見束生如此牽情。那泪眼兒。那里禁得。恐怕小姐看破。即推故走進去了。小姐心知二人情况不堪。暗喜道。這番奈何他得。有趣。強似殺這淫婦一刀。待我再處置他。分付整酒與相公洗塵。束生道。這中勞頓。不堪任酒。則索罷休。小姐道。妾願相公強飲一杯。以慰久渴。勿阻妾之敬意。束生無奈。只得應承。湏臾酒至。一人坐下。小姐叫花奴來斟酒。翠翹至。小姐道。姑爺今日初回。我要你多勸姑爺吃几杯。翠翹執壺斟酒。束生如坐針氈。幾遍欲掀桌。面抱着翠翹。喙天痛哭。那禁小姐甜言蜜語。頻斟苦勸。束生堅辭不飲。小姐對翠翹道。你若不能勸。姑爺自能飲。姑爺行快。持斛跪奉。姑爺翠翹不敢違命。低頭奉酒。跪在束生前。束生手足無措。勉強飲盡。小姐道。花奴。你善胡琴。可彈一曲。再勸姑爺飲。翠翹不敢違命。取胡琴。將壺斟酒。在束生小姐面前道。姑爺小姐請酒。花奴奏胡琴。倚觴。小姐道。只揀上好中聽的彈上來。若彈得不好。却是要打。束生聽了。心如刀割。泪從肚落。翠翹整頓胡琴。和平韻律。想束生昔是同床侶。今為席上客。相看而不敢相認。感慨興亡。成悲今日。遂彈其詞曰。妾身薄命。落娼家。嫁得良人。是富華。綺羅隊里。笙歌迭。翡翠營中。音律奢。迤邐如雨。隨風泊。又向侯門。寄浪槎。咲啼不敢如無我。喜怒由人。只問他。聞道主翁千里返。相逢却是舊儂家。一為



座上風流婿。一為厨下小庸娃。四目相看生氣斷。兩心相照死  
爭些。漫把胡琴調舊怨。悲哉今日。寔堪嗟。悲今日。今位。次何遷。  
憶舊事。冷接拍長吁。相逢不語。今肝腸欲斷。何時重會。令双  
同飛。

彈未畢。淒風楚雨。啾啾。扑至筵前。宦氏愀然不樂。東生則兩  
淚交涕。而翠翹腸斷涕泣。東生白露出脚色。便隱几而睡。小姐道。  
花奴。我叫你勸姑爺酒。怎弹出恁般詞曲。將姑爺彈得睡了。姑爺  
不醒。却要打你。東生連。抬頭道。卑人不睡。聆音察理。隱几思維。  
耳。小姐道。此調太悽愴。殊非下酒之物。再彈一曲好的。乃恕你之  
罪。翠翹含泪斜飛。纖指再彈一曲。其詞曰。

今薄天游齊萬物。今趨自得。委性命。今任去留。

這一曲彈完。聞者心曠神怡。東生道。高若崇山。宛若流波。美哉胡  
琴。技至此乎。小姐道。飛絨指以馳驚。紛澀言以流漫。果是絕妙好  
技。請相公滿飲以賞之。東生無奈。又強吞了一杯酒。眼中看翠翹。恁  
般折磨。講又講不得。說又說不出。暗。心。疼。那有心吃酒。只怕難  
為翠翹。故勉強吞下。宦小姐快心滿意。騰倒得他二人對面。不能  
識認。一為座上玉翁。一為筵前歌婢。見他兩下。眼傍徨。耳熬煎。不  
能一言相通。半語安慰。冷眼覷了。暗。笑。道。今日一席酒。足消從前  
之氣矣。翠翹上前。不是。退后。不是。暗。恨。道。小姐小姐。你恁般笑。



要我兩個好狠心也。好妒毒也。別人之妒。不過打罵相爭。各分猶然是妾也。好上前分解得兩句丈夫也。好衛護得半聲。你用了這樣毒計。借了娘家名色。將我劈空捨來。打入使女班中。夫婦相逢。明認得不敢廝認。寔是有情不能傳情。也不知我二人情熱如火。却以冷眼待之。一味嘻咲怒罵。也不言我。逼死了人。我生不能報你之荼毒。死當為厲鬼。以啖你魂。直至更闌人淨。宦小姐看他二人。生不得死不得。暗道也。勾這一對孽種受用了。因說道。相公倦極無聊。想是鞍馬勞頓。多管要睡也。東生聽了。好似天子降下赦書。忙應道。連日辛苦。十分力倦。不能暢賢妻雅意。奈何。小姐道。夫婦之間。怎說此話。叫花奴掌燈進房。花奴提燈。招東生小姐來到房中。東生道。花奴。叫他去睡罷。小姐道。他伏侍我二人。睡不再去未遲。花奴替相公脫鞋襪。翠翹怎敢不遵。東生只要完事。打發他去睡。連忙脫了衣服。上床去睡。翠翹又伏侍小姐。諸事完備。小姐方分付你去睡罷。翠翹歸到房。已是四更時分。想道。這活地獄。何時脫得。不如一死罷了。又想道。死亦何益。但我無限傷心。不能與東生一談。若死在此。雞犬不如。且忍耐幾時。東生少不得要生一個計救我。大抵續緣二字。則索罷了。流淚吞聲。徹夜不寐。却說東生上床。身雖伴着宦氏。心中是慮翠翹。暗恨道。這潑婦。怎用出恁般絕計。如今已落在他圈套中。緣情一節。是不消妄想了。但怎生用一奇計。脫了翠翹的苦海。等他另尋生路方好。想來想去。



計無所出。展轉竟不成眠。次早起來收拾禮物到岳母家探望。宦夫人接着問道：「賢婿幾時回來？」東生道：「昨日夫人道：你丈人恐女兒當家心煩，在京中討一使女來伏侍他，可中用麼？」東生道：「上好夫人道：這丫頭在我手中用過半載，頗知法度，賢婿却要尊重，勿使此輩放肆。」東生無言可答，唯「而已」辭別回來。只見宦氏坐在中堂，花奴跪在地下，東生魂胆俱消，欲救無策，只得陪着笑臉上堂問道：「賢事甚事？」小姐哄迎道：「我正要待相公回來拷問這賤婢，今早他替我點妝，抵髮，星眼紅暈，言語顛倒，我問他為甚事作此光景，他說感舊事，偶然如此，我乃甚等人家，怎容得妝妖作怪的賤婢？」從寔說來，其言有理，自當原情。若胡支胡掩，我這

東生翠翹聽了，四目相視，魂魄都不知那里去了。

東生忖道：「若不

應承拷問，他必要叫人行杖，翠翹定然受苦。我若拷問，怎下得手。展轉思量，忽然有悟道：「卑人方回，拷打求遲一日，花奴有甚心事，從寔招來，免小姐生怒。」翠翹泪流滿臉道：「待花奴自供。」小姐叫丫頭取紙筆與他，翠翹兩泪交流，想東生必不能救，遂舉筆供就云：「供狀：婢花奴供為斷腸事。婢生北京，父遭冤難，墮落娼家，從良遠嫁臨淄，值夫主他出，陷人候門，奴顏婢膝，榆楊易長，幾幾春秋，垢面蓬頭，鏡匣塵埋，多歲月，憎於薄命，欲將金剪斷青絲，泪滴紅顏，幾扣玉釵銀燭，冷思鄉路遠，更一點，碎愁腸，思夫莫覓。」



日。時：彈血泪。法外施仁。使妾身皈經皈法。而皈佛。五中戴  
德。祝小姐多福多壽。以多男。披肝瀝血。所供是寔。

緣上官氏。宦氏看了道。原來你是有丈夫的。但事勢不同。境界各  
異。既在這里。就要行這里事。喇。啣。像甚規矩。今你既想出家。  
我自當慈悲。待我訪得那个菴中清淨。再打發你去。看你這張  
供狀。真是我見猶怜。况才人乎。就將供狀。授東生道。其情深。其志  
苦。其意哀。且傷其才。駭且古。此女若有阿嬌之命。金屋之貯。亦其  
宜矣。可惜有才無命。淪落至此。東生道。誠如賢妻之評。紅顏福薄。  
千古同然。賢妻須慈悲他。宦氏道。妾今就開一面之網。因對翠翹  
道。吾久發願。欲手錄一部華嚴經。今你既欲皈依佛家。免你在此  
供役。可沐浴更衣。入觀音閣。代吾寫經。若有抄人來。伏役供給。要  
過磕頭拜謝。宦氏道。你今既掌經典。黃冠野人。不必再行此禮。下  
着春花秋月。伏侍花奴姐。入觀音閣。寫經供給。衣飾等物。各宜潔  
淨。明早我夫婦親送他到樓上去。翠翹退去沐浴。想道。虧得一紙  
供狀。得他開了一線地步。雖不能夫婦完情。也暫避當場出醜。且  
我滿腔怨恨。無門控訴。正好向觀音大士。哀告苦情。若使當日竟  
出了家。也免了許多醜態。畢竟翠翹寫經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觀音閣冒險相規  
文殊庵陶情題咏



甚矣東生之非夫也。陷翠翹到九死一生之際。而半籌莫展。已非男子猶曰不敢認。無可奈何也。今徒倖在閣寫經。胸中既有走之一策。便當另置金屋。使崑崙奴備具梯航。作盜緝之計矣。余何東生乘便相逢。唯一味哭泣。說愁說苦。只說到無可說。方說出十死之路。但令其孤身冒險。自作紅拂女。豈其正情種所認出哉。甚矣東生之非夫也。幸宦小姐暗上開籠。設必除根。以臨淄數千里。尚劫其來。矧咫尺數尼庵。而能作高天之飛也。東生小兒伎倆。不知宦小姐已暗上嘆破口。甚矣東生之非夫也。招隱庵題詩。不過造物聊令翠翹小小喘息耳。人力智謀。俱不著。妙筆一味寫懼內情狀。

許說宦氏因翠翹

絲線狀送他入

閣寫經東生聽了

喜道使他到觀音閣寫經。不過冷淨些強。似在這裡。受這般凌辱。我也得心安。到了次日。東生同小姐沐浴更衣。送翠翹入觀音閣。翠翹盡換布衣黃冠。紫服。謁見小姐。欲行大禮。宦氏道。出家便為上人。寫經替我了願。即是佛門弟子了。再不必行這般禮。分付擺香花燈燭。送入觀音閣。門公開了。後園四下觀望。是好一所園子。四時有不絕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到了樓上。見樓上塑着一位觀音大士。東生宦氏。双双拜了。翠翹也拜了四拜。宦氏祝道。弟子東門宦氏。告許手錄華嚴經一部。今特便住了口。對東生道。怎好對菩薩說。叫花奴代寫。豈不輕褻經卷。東生道。論名分不該。若



寫經分上。便該稱供養。宦氏道：「正是。但花奴二字，不好對佛說得。相公替他取個道號。」東生見扁上寫「濯泉」二字，便指着道：「即以名濯泉罷。」宦氏遂再祝云：「原許華嚴經一部，今特供養濯泉道姑。」手寫錄圓滿之日，再修功德。祝畢，分付春花秋月道：「寫經非等閑事。你一人須伏事慇懃，若有一毫不到，我訪出來，定要重責春花秋月。」應聲。東生同宦氏下樓，翠翹欲送宦氏道：「你自寫經往來之禮，不必拘得。」說罷，同東生下樓去了。翠翹嘆道：「我今日落落監也。古人以圖圖為吉地，安知醋海中不開一廣大法門。且前生罪孽深重，故種上魔難不止。今正好虔誠錄經拜佛，以消孽債，遂放開肚皮抄錄經卷。且按下不題，却說東生見翠翹軟監在那里。」

初二十五，同宦氏到閣上拜佛，相逢不能一語，愈增悲悅。在家住不安，收拾書箱，別宦氏往惠山肄業。宦氏因東生在家，恐怕他二人通話，倒也要留心提防。今見他要往惠山讀書，便順水推船叫他速去。東生去後，過了半月，宦氏思念母親，打轎回宦府去。恰好此日東生到城中會文，回家問丫頭道：「娘哩？」丫頭道：「望宦夫人去了。」東生聽了此言，就像久旱逢甘雨，也不問宦氏幾時去幾時回。一徑走入後花園，登觀音閣，見了翠翹。翠翹恐宦氏同來，不敢向前。東生趕上前，一把抱着大哭道：「我害你，我害你，我只道你臨臨被災，那知你活在這里受罪。他逼得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對面。」



不能一語。你監在此。何日是結局。奴傷痛殺我肝腸碎。哭得我眼  
兒枯。認又不好認。說又不好說。眼睜睜看你受這活罪孽。我幾欲  
與你同死。以了現前之孽。怎奈我子嗣未有。東家一脉單。靠我  
一身。所以欲死不能。忍看你當面受這凌辱。恨不得替你受這苦  
楚。豈你怎不回我一言。你恨我麼。我候你青春年少。我候你佳期  
多少。你恨我。我也無怨。你怨我。我也無辭。妻你何不一言安慰我。  
翠翹看他哭得悲傷。淚如雨落。只得帶泪說道。叫我講甚的。咳。人  
落地頭。跌落炕。木已成舟。飯已熟。生死由他罷了。東生道。寫經乃  
軟監之別名。經完必又有不情之使。他明知我二人情熱如火。却  
以冷眼觀之。他不認我從前取妾。于今難認你為妻。他心深計詭  
計。必定要弄死你。你若在此死了。我又認不得你。何異于猪犬。此  
國西去。儘多庵院。俱是尼姑。你收拾微資。逃往他處。暫躲幾時。待  
事少定。你遠去他方。逃命罷了。你丈夫恩愛止于此了。翠翹點頭  
而已。忽驚問道。小姐在那里。東生道。他回娘家去了。我在惠山讀  
書回來。見他不在。偷空來會你一面。翠翹聽得小姐不在。方敢開  
言道。夫你妻子吃得好苦。自到宦府。打了幾十下馬威。後到這里  
不知受了多少苦。只道是紅顏薄命。遭人擄掠。流賣侯門。那知是  
你家大娘擺下的毒計。但我死亦何難。只可惜我這人品。不明不



白死在了頭隊中。心裏不甘。故苟延歲月于此。夫須念舊情。放我一條生路。今生不能補報。來世再填還你罷了。言畢。哭死在懷。東生抱住道。是我不能聽你言。至墮妒婦之計。誤得身入牢籠。欲救無計。千思萬想。一有十足一着。還是逃庄保命之方。你不要自誤了。程講到傷情之處。納頭便拜。翠翹亦拜。忽春花上樓道。小姐回來。了東生翠翹連忙站開。收泪將欲下樓。宦氏已到。滿臉笑容道。相公幾時回家。東生道。明日乃文會。方才回來。宦氏道。看寫的經。何如。東生道。正是這里看。果然寫得好。宦氏淨手進前拜了佛。翠翹上前稽首。宦氏與東生見了禮。就把寫得經。翻看道。果然寫得好。顏筋柳骨。是好一筆字體。未知何時寫完。翠翹道。還得寫兩月。宦氏道。好生用心寫。不要落了字畫。差了章句。是大家的。差道。翠翹道。曉得。吃了幾杯茶。半言不發。歡天喜地。同東生下樓而去。翠翹問春花道。小姐來幾時了。春花道。你樓上訴苦的時。小姐已在樓下了。不叫我通報。故不敢報耳。翠翹暗道。好利害的女娘也。真。有卒然加之。不驚。遽然臨之。不怒的手段。一肚皮不合時宜。滿臉。上堆着春風和氣。當此光景。人未有不怒者。而彼反談笑而道之。怒者人之常情。咲則其心難測。我若終在此處。性命必然難保。我且將經事錄完。逃往他方。再作道理。自是日夜不輟。一月之內。經已錄完。等待春花。秋月睡了。收拾些供佛金銀器皿。打了一個包裹。到西壁樹上。繫着一條索子。自己道姑打扮。題一偈于門上。道。



去。去。去。無生寄場倒踏旌。扯斷孽繫如來八萬四千。獅吼三十  
六處。不是脚快得逃生。又被頭套無間室。喚去得趣一駟一銖  
蕩天涯。無拘無束。瘴風住。

題畢。拔綠上樹。引繩而下。月色朦朧。背了包。往西而走。一路地  
僻人稀。行至天明。漸有人行。心中着慌。抬頭忽見招隱庵三字。翠  
翹大喜。道：此安身之處也。就即庵門。移時一道婆出來開門。見翠  
翹。是道。扮便問道：善哉。從那里來的。却恁般早得。翠翹道：雲遊  
至此。見寶刹清淨。特借一隨喜道婆。道：我是做不得主。你自去別  
當家。翠翹道：當家叫甚麼號。道婆道：號做覺緣。翠翹就隨道婆而  
入。走到中堂。見一尼姑。年紀半老。就與他和南。那尼姑道：你  
何處來。翠翹道：小道從師父雲遊至此。要到招隱庵。道婆道：  
做覺緣。一路同行。不知那里錯了路頭。一時找尋不着。小道見寶  
刹上題詞。隱庵。我師父不知曾到這里否。那尼姑想了半晌。道：小  
道就是覺緣。令師可是鎮江恒水師。尼麼。翠翹便接口道：正是。覺  
緣道：幾年不見。却在何方。翠翹道：一位夫人帶往京中。住了幾年。  
小徒也是北京收的。今備得有幾件供佛物件。送與師叔。師父不  
來。怎麼處。覺緣聽了。有物件相送。就說道：令師既要望我。必然尋  
來。你今就住我庵中。等他便是。翠翹道：多謝。取出金鐘銀磬。送上。  
覺緣大喜。就問他尊號。翠翹道：小道名濯泉。自此在庵中。等了幾  
日。不見師父來。故意道：我師父不知在那里。為何如今不來。覺緣



道。出家人安得身處便是家。令師不來。就在這庵中住。不須又起他念。上人亦不拜。願拜為世外姐妹。翠翹聽了。將机就計。便拜覺緣為道兄。兩人甚是莫逆。一日。登玉皇閣。翠翹撫景高咏。一律詩曰。

帝閑臨空上。登臨豁達心。縈紆分水次。空濶便山林。

法語鐘聲度。天籟瑞氣侵。瞻依方半晌。萬念盡沉沉。

覺緣道不知道。兄善詩。我必再要請教。翠翹又題宿招隱庵詩曰。

忍烟迷四野。林木已蕭然。鳥散青天外。詩成綠水前。

心隨秋神射。榻共暮雲連。莫問家何在。疑神看白蓮。

又一日。覺緣翠翹筆空。不暇。四人夜坐。升仙橋。共飲。覺緣道良宵。

美景不可無吟。求濯泉道兄高吟一首。翠翹吟之。詩曰。

仙橋長詠夜。明月印疎林。鷺宿汀沙淺。魚翻藻行深。

臨風開慧想。止水定禪心。萬慮從茲淨。蛙聲雜梵音。

大家一齊道。濯泉道兄。真是好才。可惜我們却是村腸俗腑。不能

一和。當滿引大白。以為上人謝。于是角勝爭奇。飛觴傳盞。直至五

鼓方罷。正是半榻禪單。消白日。一聯佳詠。度清宵。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孟蘭會哭遇魔頭。遭遭墮落。

烟花寨重施風月。遇英雄。

伍子胥英雄也。到途窮之際。且不得不吹簫乞食。况翠翹一柔

弱女子。畏禍而逃。逃至進不可退。不能之時。又東有好圈。西有



交套縱插翅不能飛出。如孤燕。如斷猿。而哀：於人家矮簷之下。真可憐矣。任是鉄漢讀到此。不能不哭。不能不痛。猶賴讀至後。忽遇太原異人。為之吐氣。方破涕而笑曰。此雖倒行逆施哉。亦足為困苦英雄。明得意也。

且說翠翹在招隱庵中逃住。且諺春花秋月。次早起床。見樓門大開。寫兩行字。走到房中。去尋翠翹。那里有人。但見一張空床而已。忙報宦氏。宦氏道。這了頭真脚快。被他走去了。查看失去甚等物件。報道不見了金鐘銀釵珠玳寶爐。約有二百餘金。宦氏聽了。即差人追趕。一邊叫人出招字。東生此時在惠山讀書。忽有人報知。心中明白。但未知能走脫否。放心不下。就回家中。只見招字貼遍。

滿城東生即着心腹把招子一齊收了。及至家中。與宦氏自道。

不知逃往那裡去了。宦氏道。我已差人追趕東生前。此係岳父家。人若着我東家出各。去拿他回來。人不認他。是個使女。像甚模樣。况既逃出。難免汚身。拿回留之。不雅。殺之何苦。依單人說。到置之。不問罷了。宦氏曉得此計。是丈夫定的。若十分追究。恐傷了夫妻情義。人去氣散。便接口道。相公說得有理。把招子揭了。不必尋他。所以翠翹在庵中住了半載。得以安然。一日庵中設盂蘭大會。宦夫人小姐。填滿庵中。翠翹推病不下樓。內中有一位常天人。到覺緣房中。見他金鐘銀釵。道。此物何來。只有東家觀音前。有此寶物。聞說此物。乃外邦獻宦吏印的。宦小姐帶到六家供佛。滿郡



以為奇觀。不意寶庵也有此物。家不足為奇了。覺緣大驚。答糊  
答過。散了勝會。對翠翹說知此事。翠翹驚道：「事壞矣。如何是好？」  
管緣忙問何故。翠翹道：「此是東家之物。如今不得不直告。將前事盡  
述。一當覺緣驚得手足無措。翠翹道：「姐。勿憂。我有一策。可以掩  
得他過。但我在此安身不牢了。却要先替我尋個安身之處。你到  
打銅店。叫他依言。鑄鑿打造起來。貼上金箔銀箔。供在房中。他若  
有風聲來查。便道見貴衙鐘磬。烙樣打的。莫非真物。他念自息矣。  
覺緣道：「此計大妙。我有乾娘薄媽。處儘可居住。妹子須改了妝  
方可到那里去。翠翹道：「我沒有改裝的衣服。怎處？」覺緣道：「我去辦  
來。即去故衣店買了幾件衣服。翠翹道：「改了女妝。把那些道服都與  
覺緣。覺緣乘夜送翠翹到蓮家。那薄媽是個女中。光棍見了翠  
翹模樣。又聽他是時難到此。就起了不良之心。時時作鴛鴦怪。唬  
嚇翠翹。翠翹原是氣餒之人。未免慌張。遂傾心與他。商量薄媽道：「  
道。我想此地斷了。不可以久。止有遠嫁一着。可得安穩。但遠方之  
人。知他是甚麼主兒。去嫁他。又托胆不得。我有個姪兒薄倖。年方  
十八。人物也還不俗。尚未娶妻。向在浙江台州生理。今回來買貨。  
王娘不若嫁了他。同往浙江。到是全身之計。不知意下何如？」翠翹  
暗想道：「若不去。此處不是結局之處。若去。知那人是甚肚腸。忽一  
男子走人來。叫婦娘說話。薄媽走出迎着。講談翠翹偷眼一看。見  
那人蘇妝雅扮。儘亦去得。只是眼光嘴時。難免倖險無情。那人去



了。薄媽走人道。王娘看見麼。這就是我姪兒。若中意。我去請覺緣師父來商議。不肯聽你主張。翠翹低頭不答。薄媽上知其意。肯隨即去見覺緣。說知此事。覺緣便同薄媽來見翠翹。道薄媽說的那件事。妹子還是怎的。翠翹含泪道。神丹我也沒法。若不說。恐此地非可久居。若遠去。怎奈女流之輩。行動就要被人盤住。薄媽說的那一着。其實羞人。難以應承。事出無奈。又不好直拒。不知姐上何以教我。覺緣道。我也舍不得你去。但你在比原算不得結局。不如隨了薄媽。姪兒。還去天邊也。離了這險地。但以此配你。自然屈了你。翠翹道。這也罷了。但此人油腔滑態。似非忠厚之輩。怕他。以我為奇貨。則我又墮在夜叉手中矣。薄媽接口道。這姪兒極是忠厚。叫寫一張與你。就是翠翹道。這也不消。但他對天盟誓。終身不負。我便隨他去。薄媽道。這一个一發使得要多少財禮。翠翹道。我身既屬與他。要接銀子却也人他的。但我無物陪送。只叫他拿二十兩銀子來。以五兩謝媽。五兩送庵中供佛。十兩扮付妝鋪。便了。薄媽即去叫薄倖。說知此事。薄倖大喜。即去買一付紙馬。焚起香來。對天立誓道。若是薄倖負了王翠翹。不與他白頭偕老。甘願碎剝千刀。誓罷。就去辦了二十兩銀子。四套衣服。一付釵釧。叫一小廝送入薄媽。薄媽接了。遞與翠翹。翠翹想事略急。只得收下。以五兩謝薄媽。以五兩與覺緣供佛。十兩央覺緣去買被鋪。遂去洗了浴。從新理妝。不一時。薄家喜轎已至。辭了薄



媽別了覺緣。遂上轎到薄倖家中。贊禮已畢。同人房中。薄倖道多感芳卿不弃。肯嫁與人。願永以為好。翠翹泣道。今日之事。寔不得已。望郎始終勿弃。受惠多矣。薄倖道。盟言在耳。豈敢相負。遂為之拭泪。携手登床。成了夫婦。次日薄倖買舟。同翠翹往浙江進發。一路無詞。徑到台州。薄倖道。娘子且在店中。我先去收拾房屋。就來接你。去了半日。同一个人回來。道。娘子。這是同店的夥計。出來見禮。翠翹自內而出。見那人濃眉大目。黑臉。搔鬚。就像強盜一樣。遂道了萬福。便轉身退入。問薄倖道。房子怎樣了。薄倖道。我許久不至。有一隣家借居。今晚收拾搬出。明日就好進屋。那人叫店家辦酒與薄倖接風。同店主人三個。吃到二更方散。薄倖回房。翠翹道。這人到像個強盜。薄倖道。他是海上人。生來是恁般的。你不消怕也。到店中見過幾次。就耐着了。我與你睡罷。原來這薄倖。專一販賣人口。充作客人。討人家女兒婢妾。名色為妻。帶到馬頭上。住落飯店。自然有人替他發賣。那黑臉鬍子。乃人肉行中經紀。替客媽來看人。議定財禮銀二百四十兩。二百到薄倖。四十到主人家。與中人。次日起來。吃了早飯。薄倖對翠翹道。我先到店。着轎子來接你。行李我自另着人來挑。你只上轎到店。便是說畢去了。翠翹道。此人好古怪。這等張皇。必是算計我。要打發我起身的模樣。我今將隨身行李首飾衣服。收做一箱。帶在轎上。就是有甚不虞。也好拿去防身。即忙將自己物件。俱收在箱內。打了一捆鋪蓋。收拾方



完轎夫已到翠翹將皮箱鋪蓋分付放在轎內。轎夫道：薄大爺分付行李鋪蓋一些不須抵店主人亦道：薄大爺叫放在我這兒。另再來挑翠翹一發心疑道：這是我隨身物件。自然是我主意。誰敢阻我。竟發在轎內。辭別店婆上轎起行。行了半日。方到一所屋前歇下。翠翹定睛一看。不見薄倖來接。只見一位婦人。年約三十多歲。走到轎邊道：王娘請裡邊坐。翠翹看他是個水戶的行徑。自知孽障未完。料難脫逃。便應道：娘先收我的行李去。那婦人就把皮箱鋪蓋叫搬進去。翠翹然後下轎。隨那婦人走入內裡。見立着幾個女客。一發是心疑了。行到中堂。說道：娘坐上。容翠翹拜見。那婦人歡喜道：乖兒子。不消拜。翠翹倒身四拜。原來那婦人就是客媽。客媽道：我兒你怎知他賣你。翠翹道：行動之間。大異不肖。是知之不知。娘討我用多少銀子。客媽道：二百四十兩。翠翹嘆道：賠利錢。客媽問其所以。翠翹細述一番。客媽道：他如此設心。你有見識。拿了許多行李來。如今我不難為你。你須用心替我做生意。翠翹道：這是我孽障未完。故又到此。我再不妄想了。客媽聽了這話。甚是得意。那薄倖得了鈔。躲在別處。等待翠翹起身。然後回寓。見翠翹行李發去。頓足道：便宜了客媽。四五十兩首飾衣服。想要上門去討。又恐撞着翠翹。生事。而不得干淨。只得與他逐收行李。回無錫去了。且說翠翹復落如家。自嘆命蹇。得了從良。又受苦楚。今依然落在其中。豈非天命。這遭裡。不妄想。人見彼求歡。



彼借人遣興豪歌徹夜。其名遂振當時。有一个好漢姓徐名海。號明山。越人也。心胸豁達。包含宏闊。等富貴若奔馬。視儔朋如草芥。且又深明韜畧。英雄盖世。早年習儒不就。奔而為商。財用充足。最好結交朋友。聞翠翹有俠氣。因而來訪。客媽知明山是个好漢。忙叫翠翹相陪。四日瞻盼。俱有幾分契愛。明山道。聞卿來此一載。沒有一人放在眼內。可有此說麼。翠翹道。人言過矣。妾因人而交。相品而行。故不以肝胆輕寄俗流。則有之。若夫眼內賢愚。不忌何所不容。明山道。這等說來。你到是未知肝胆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若鄙人者。可充平原之萬一否。翠翹道。英雄大度。應是太原異人。即平原若無此豪達也。明山嘆道。卿塵埃中。物色英雄。真錯認也。翠翹道。我這双識英雄的眼睛。好不認得真哩。明山道。好了。余海今日遇知己了。因載酒留宿。翠翹即以終身托附。余毅然以為已任。次日即以二百金為翠翹贖身。使之另居。討一婢侍侍。翠翹道。君何不携我歸家。乃又起此炒炒。徐明山道。卿此言可謂不如此轉玉轉玉。欲十大朝官為媒始嫁。却生吾獨不能以十萬軍兵迎你。也第居此不越三年。吾迎你于歸。大刀闊斧。刻後弓張。前呼後擁。萬馬千軍。此徐海得志之秋也。吾妻其歷酒東南。以賀公。我子然一身。携子安歸。翠翹大悟。徐海乃置房屋一所。而與翠翹共居焉。過了五月。乃別翠翹而去。未知去後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金靈苑

金靈苑

卷三

卷三

三

三

東洋  
研究  
所  
圖書